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方術部二 卜筮　明天文　占候　巫　相術

卜筮一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横也筮易卦用蓍也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原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卜筮偕止　原禮記曰龜為卜筴為筮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謂巡狩征伐不用筮小事則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　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增曲禮曰假爾太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筮筮不吉又卜是為瀆筮龜也　原周禮曰凡卜筮兆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拆有微明　又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又曰卜

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分為四部若易之三篇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視高謂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之卜事也揚火以火灼龜也作即灼也謂人作兆而占之也致墨謂熟灼之以明其兆也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巫皆讀為筮字之誤也更為遷都邑也尚書洪範五

行傳曰若煩數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覩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祐也　又曰此禽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　增書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卜兆　曰貞曰悔筮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吉　左傳云國之守龜何事不卜　原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龜蓍何龜之言久也蓍

之言耆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筴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增楚辭云折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予占之

劉夢得集云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歎穰占熊虺頌需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貲其

握粟以餬予口烏足爲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褏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在人乎　北户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雖不比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原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增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原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　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增又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數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為郎時嘗與太卜筮官名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

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從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曉其别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讎受易　又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名梁丘賀筮之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誅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戟入廟門待上至欲為逆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葢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翼幼時常令郭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克

改元為永和庾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放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束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瞑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

而去其夜洪忽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　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為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鸖鳥来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鸖来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還石頭督護後為吴郡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搜神後記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趍

步少年便牽住脱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欷哽咽　宋書云劉休善筮因尚方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内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又蔡興宗初為郢府參軍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好官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禄大夫　齊書云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脱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

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劾

又梆世隆善卜别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亾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屛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

名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来尅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

也　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著作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舊唐書云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不可言　酉陽雜俎云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曰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

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其精如此　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年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

沐者乃夫也曰欲晡呼旻洗沭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
奠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旣
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
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
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
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
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丶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
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三

原握粟 操金 毛詩云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鄭玄注謂可哀哉此窮盡寡財之民仍有訟獄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善 下詳卜筮二

三兆 六龜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謂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舋杜子春注曰玉兆顓頊兆瓦兆帝堯兆原兆乃周之兆也 下詳敘事

供燋 揚火 周禮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注云燋讀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 下詳敘事

神諗 象告 陳琳大荒賦曰假龜蓍以貞吉問神諗以休祥 易大傳曰八卦以象告韓康伯注云八卦以象告人吉凶也

大橫 小數 史記云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計未定遂卜之其兆得大橫云大橫庚庚

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抱朴子云卜者小數布福者謂知來之妙

龜厭　筮瀆

毛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鄭玄注謂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言雖得兆繇不中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穆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二公云我其為王穆卜　歸藏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以為不吉也

孔惏　顏笑

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惏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衛波傳曰孔子使子貢遠行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笑曰無足者乘船而來賜至矣子貢果至

代陳　獲晉

左傳云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其代陳有國乎　又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

言

增炙骨 觀蹄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不破即不出 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觧者為凶合者為吉

書板

隋梁 上詳卜筮四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助救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有隨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鎻置家廟中匣外畱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擅動付與第十世孫某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授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於某年月日時將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坐打碎開匣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之貧我救爾墮梁之厄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遂入仕

原法天地 敬鬼神 俱詳卜筮一 齊大小 差尊卑 易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韓康伯注云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辨也　周禮圖云大夫已上事卜且筮士則但筮其尊卑之差

增木破天　梛仆地　王敦謀反夢将一木上穿破天詣許真君卜之卜曰此是未字君未可動耳　唐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名至京師詣卜者問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必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原筮短龜長　陽奇陰耦　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卜筮四

原卜師　卜正　周禮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正官之

長也

卜人 占人 儀禮卜人奠龜楚焞注楚荊也焞以鑽灼龜也 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官占 涖卜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 儀禮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涖卜注旅長與主人占涖臨也謂卜官相示也

稽疑 觀變 洪範曰明用稽疑注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易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象數 經兆 龜象也筮數也 周禮經兆之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

幽贊 前知 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禮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欺

決疑 斷志 傳鬬廉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禮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雖有明智之心進斷其志焉

命辭 啟繇 禮假爾泰龜有常注命卜策辭 鑽龜以啟其繇也

繇古音文　舋龜　露蓍　月令正月命有司舋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漢書上體不安張禹必齋戒以卜吉則獻上不吉則有憂色即露蓍於星下　神蔡　靈蓍　蔡即龜也　神物

封父　天生神物謂蓍龜也　天子之龜注封父國之龜　藏龜　舍龜　藏龜之室

易舍爾靈龜　青純　青囊　公羊傳云龜青純純緣也謂甲髯千歲龜青髯以明吉凶青囊謂卜也

命龜　觀卦　命謂告以所卜事　觀卦察文　協從　襲吉　尚書曰龜蓍協從一又曰卜不襲吉注襲再也

置燋　繫幣　儀禮云置於燋注燋炬以然火　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舍藏焉所謂以啟金縢之書即此是也

爰契　不欺　詩爰契我龜　臧會曰僂

句不余欺也 枚卜 不占 書枚卜功臣謂歷卜也孔子曰不占而已矣 占險 卜僭 夫易不可以占險傳臧會竊僂句以卜為信與僭注僭即吉也 不煩 不襲 傳聖人不煩卜筮 禮卜筮不過三又卜筮不相襲謂其瀆龜蓍也 無遺 不禁 莊子龜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祠部式諸私家不得立雜神及覡巫卜相竝宜禁斷其龜易五兆六壬不禁 洸陽 流光 趙孟卜救鄭遇水適火太史曰是謂洸陽注云火陽也得水而洸 魏志王經堂前有一流光如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龜焦 筮逆 左傳趙鞅卜焦兆不成也 書龜從筮逆 奪糈 罰爵 周禮罰也 傳晉獻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之役爾云勝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以罰汝 兆錫

帝師卦遇歸妹　史記周文王卜獵渭濱其兆曰非熊非羆天錫帝師乃得呂望而歸　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繇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亦無貺也

仕晉必昌　傳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晉獻公欲

納姬不吉　納驪姬卜之不吉卜人云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公不從卜

斫狐絕火　追豚得婦　管輅別傳輅在田舍遠隣主人數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敝車必邀留之即從輅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為圖己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如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鬬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索金筮卦　得錢開

肆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我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齎版詣使者使者悃然沉吟乃悟取蓍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金有五百觔在堂屋下妻掘之果得金　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得杖頭百錢即閉肆垂簾

蓍瓦還鹿　懸鞭得財管輅別傳有捕鹿者晨行人盜其鹿輅卜曰汝巷中第三家也伺無人時竊發其東第七椽以瓦子著下當送還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擔鹿皮肉著故處自愈盜如其言乃令鹿主舉椽去瓦盜父亦病愈也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其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千觔

可知生死　自有性命魏志管輅謂鍾昱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昱曰命付天不付君　郭璞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不違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受命如響　極數知來易曰其受命也如響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卜非卑行　業可使人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以卜筮賤業可以便衆人有非正用之則依蓍龜為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觀久自曉　占驗見知上詳卜筮二　王忠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恥占驗見知懸綫縣庭而逃　冀州刺史裴徽辟管輅為文學

當見三貍　行有一人自卦吉凶云當見三貍果見之　步熊字叔羆少好筮卜術數門徒甚衆熊舍宅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卜曰得其人矣使從南道行有一人來縛之果言草惡难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

滅應

淮水　凶見臨晋王導初渡江郭璞筮之云淮水絕王氏滅　孔僖字仲和拜臨晋令崔駰字亭伯以其家林筮之謂曰不吉勸辭辟官僖曰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而卒　疑衆必殺　違卜不祥　疑而筮之　深於易者以上出禮　窮神知化　知來藏往　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以上出易

增

折菱獲奴唐書云杜生善卜易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菱代之其人乃往折菱奴伏其下獲之　馬周得晋　李綱得咼唐馬周欲求仕將進策於帝狐疑未決卜得火地晋解者曰晋者進也蓋居官益位利見王侯之象周竟獻策拜為上相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咼卜者曰君當為卿輔然

待易姓乃得如志若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後雖顯於唐數稱疾終辭位去

預定狀頭

連遇宰相

續定命錄云唐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生陟從筮馬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據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而生郎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果舉不第比張宏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參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乃韋璀也陟忽憶垣下生之言試問其年韋答云某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曰先輩所隱祗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璀矍然陟乃取垣下生所記示於衆衆皆嗟異　宋范蜀公蒙求曰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宰相四人乃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損名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

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未果

天火之象 **錢塘醉卧**

五代史云晋高祖欲代唐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馬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遂助晋擊敗唐軍晋遂有天下 翰苑名談云何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於卜乃求之占從周贈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去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出為秦州又改杭州卒於錢塘

原兩蛇當為將 **三怪無足憂**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綏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三歲當為邊官有東名五年為大將南征 魏志安定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墮地而走入竈宋無忌妖也又見蛇銜筆乃老書佐也又烏來

入室與燕鬬是老鈴下耳官舍久遠有此三怪無足憂也堂西死男子　丘中懸牛頭魏志信都令家驚恐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矛者主刺頭痛弓箭者射胸腹故心痛果得之疾者遂愈又嘗為隣婦卜失牛云當在西南窮丘中懸頭向上果于丘中得牛婦人反告官以輅藏牛按驗方知

懿氏卜妻敬仲　崔杼筮娶棠姜傳其妻卜之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筮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龜象　狐疑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開於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

之徵　示臧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豎牛之禍　龜開四兆卜師攸掌　筴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琴野靈著通幽索隱　考先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未萌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　行於冠昏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李固之將封　鳳凰于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增詩宋陸游箕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帬襦竪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畣不須臾豈必攷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袪持箕畀竈婢棄筆仆墻隅几席亦已徹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

原論晉庾闡蓍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

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鑑者得之無夜鑑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鑑便謂火為目神憑蓍通又謂蓍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蓍龜之用豈非顔子之龍燭耶蓍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文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蓍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

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蓍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圖神之説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蹄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兎蹄非兎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蓍以求神神窮則蓍廢　增唐于郘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

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與夫以
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蓍辨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載陽而履陰縣得蔟莉終
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且其兆體百有
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
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甲之
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
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蓊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文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於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釁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皆也信矣夫

原蔵宗顏延之大筮蔵曰余因讀易偶意蓍龜友人有

請決遊宦務志卦有答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宫災在坎路不出户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騖

原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既辨黄鍾之氣靈臺夕照

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絶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迫遮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巫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閟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文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觧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原恒象 **常居** 傳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 天極星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也餘三星後宮也

管輅 **李郃** 輅八九歲時與隣兒戲土壤中輒畫天文及日月星辰語皆不常父母禁之不止自言家雞野鵠猶知時令況人乎 郃好天文之術指二使星向益部詳星

擾天紀 **察時變**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俶擾天紀昏迷於天象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廣洪範 **徵渾天** 晉書云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焚書天官星占存而勿毀司馬談父子作天官書劉向廣洪範作皇極論班固續述天文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 又桓君山奏事坐西廡下以寒故曝背有頃日光去不復曝背乃告信蓋天日如推磨天左旋而日西行光景當照此廊下移而東耳不當送去

乃應渾天也日若繞西及北故應如月在雲之狀不得夜更黑渾天信而有徵也

占王良

觀劍氣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晉書云吳之未滅牛斗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云吳未可圖張華獨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逾明華聞雷煥妙達象緯乃邀煥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樓仰觀煥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耳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在豐城獄屋中

測日影　占德星

土圭之法詳日　太史

占德星奏賢人聚詳星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　晉書

云高陽命南正司天帝嚳亦式叙三辰唐虞羲和夏昆吾殷巫咸周史佚魯梓慎晉卜偃鄭裨竈宋子韋齊甘德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皆掌著天文　保章氏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觀妖祥

五星合散　三辰式叙

史秦始皇宿中外宮凡百一十八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淩歷鬭蝕暈譎背穴抱珥虹蜺者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帝嚳詳上

明天文二

原秘奥　精徵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眇覿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爰廢變通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輿而視夜　仰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惱之色　璇衡齊政授時於

虞典　銅渾設象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攷其盈縮　推星辰之躔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可徵於漢史吉凶占候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曾不戒乎多言夜考晝參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部判見若卵之肇分　七曜迴旋覩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躔次如契於心　四海九州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仲尼未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占候

原黄龍見　白烏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黄龍見譙裔元曰此何祥其當有王者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應見魏郡豐啟審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漢昭時泰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大石自立白頭烏集傍上林苑中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梓慎望氣　傳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

伯夙懼氛　晉楚會于宋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赤黑之祲　傳曰有事於武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氣也

水旱之理　史記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

掌十煇之法　辨五雲之物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又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祲祥以十二風察天地以乖和觀變化之妖祥

啟閉必書雲

物　災變分卦日用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京房治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婦生四子京師揚兵　屋集二魚邊將棄甲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太子問唐檀災變之應唐檀以京師有兵氣其禍發於蕭墻至延和四年孫程揚兵省殿誅閻顯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其言

巫

原巫祝　巫恒說文曰巫祝也　會常聚之巫以待命　用巫　謁巫易曰

用史巫紛若吉　列子云宋陽里子華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

沈巫　焚巫　西門豹為鄴令沈巫覡　傳云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制神　娶女　國語云在男曰覡女曰巫使制神處位

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衆巫取百姓女為公嫗均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娶巫家勿擾良人

雩旱　吐火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晉夏統字仲御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盛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又拔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

掌祓除　祀上帝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巳祓水上之類俗以香薰草藥沐浴　史記越巫立祠祀天神上帝百鬼以雞卜

桑田巫　梗陽巫　晉侯病名桑田巫曰不及食新麥矣　梗

陽之巫皋注云梗陽邑名皋巫名

自言巫　見大巫

後漢高鳳不應為吏恐不免自言巫家子以自汚　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歎之琳荅曰僕在河北少文人易為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增求媚　祈豐

唐棣王琰妃韋氏以有過置別室乃求巫者密置符於琰履中以求媚　唐羅隱云荆楚人淫祀者多矣有巫順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尊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穀得飢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誠祀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馬故為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益牽于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耳況異於是者乎

厭怪　敗釀

劉文靖家

數有怪名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容齋隨筆云襄陽鄧城縣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之

家不用巫 疾不呼巫顏之推家訓吾家巫覡符章絕于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李世勣有疾家欲呼巫勣不許

禁其惑人 勸以為農唐陳子昂上言巫祝熒惑於人者禁之宋陳希亮知長沙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原雖達幽冥 有所邪妄 託以巫師 拘於祈禱 其或闕之 不為知禮

巫二

增歌元吳萊兆方巫者降神歌曰天深洞房月漆黑巫

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墐户跡不通酒肉滂沱静几席箏琶朋指凄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祆神唤来速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纛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崑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形勢同飛翻甌脱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黄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宫于闐請騧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禨越女幾災祥是耶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大荒

相術一

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增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　青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

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原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顔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增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節吾欲以為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於見回甚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詐得罪　史記云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銳上瞳子黒白分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瞳子黒白分明者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戰則恐不

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原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来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

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　增漢書云吴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吴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後果反　又云周亞夫爲河内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歳爲將相秉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原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元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增晉書云潘滔

相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江州牧起兵内向後敗　又歴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輅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

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後高祖援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

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少時龍額上有五柱八項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　又李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犀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憬藏相魏元忠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又宗齊丘徵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

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㩕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芝田録云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面長常

臨鏡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宋史云太宗名陳摶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後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寛為常侍有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荅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乗舟歸舟破沉其骨　仇池筆記云歐陽公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百家詩話云陳

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　聞見録云王冀公欽若謁錢希白適希白延術士攷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厲聲詬閽人術者聞之曰此人形聲相稱世無此貴希白名之冀公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布白戕視之冀公起術人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之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君臣相得錢曰他日

當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方為學士冀公已真拜矣　明泳化類編曰徐昻泰州人登弘治甲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遇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昻往問嗣王曰君相不容嗣為之奈何徐初亦不為慼及登第出守西安因逺納一嬖頗姸徐詰其姓嬖詳告之曰予某地人父名某作其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飢為賊暴掠售於此徐憫其為故家女也即焚劵不令為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資賵配之秩滿

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相術三

原山庭　犀角子貢有山庭之相犀角豐盈賢明之相　蜂目　豺聲左傳云楚王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增龍顔　鳳頸史記云漢高帝為人隆凖而龍顔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黒子　唐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后方幼姆抱以見綱紿以男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女當作天子

捫骨　聽聲太平廣記云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逆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趋進率先訪之及出户時後

謁者盈巷覬次卿巳出迎問之曰何如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杜循後果帶相印鎮西蜀云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晋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名拜相果如其言

原女當貴　父不祥　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人相者言當富貴乃巫家女霸娶為妻與之終身　莊子云楚司馬子綦有八子名九歎相之曰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也

雖賤必貴　當刑而王　史記云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皆戲笑後果驗

覽鏡知刑　眄刀果殺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先主所殺　下詳相術二

增眼似王

敦　骨類多遜　邵氏聞見録云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歸田録云初冠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多善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相術四

原額有龍犀　足履龜文　宋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後漢李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唐生決疑　歸田賦曰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蒯通相背　漢書蒯通進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豎理徹指　縱理入口 相者謂陶侃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灑壁為公字後果應　下詳相術二

皆至方岳　不過郡吏 善相者陳訓謂周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有殊　後漢趙壹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位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為奴封侯　鑄錢餓死 衛青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　鄧通有相者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竟至餓死獄中

增長身瘦面　河目海口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癯上

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宗洛人陳去非河目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貴相人也徽宗時為參政

伏犀貫腦　騰蛇入口

表天綱見張行成與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君晚得官位終宰相岑文本謂周曰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後四十八歲而卒　唐裴晉公質狀眇小有僧相之曰郎君騰虵入口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要津寘於欄楯忘收而去度拾得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則非某所知也後果登相位

原此兒有奇骨　孺子有好相

晉桓温字元子未朞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父彝以其為温嶠所賞故名之曰温　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

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
建大功既言便去莫知所在

唐舉戲蔡澤　法眞指胡廣

史記云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之內合
持國令有諸舉曰有之若臣者何如舉熟視笑曰
君曷鼻巨肩魋顏蹙齃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年
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三年亦足矣
後果為秦相　廣為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眞名知人雄
勑眞令助求人悉名諸吏令眞窺
之獨指胡廣遂舉孝廉為漢名臣

有知人之鑒　論

形相之妄　許劭
王朗

聖人是帝王之貌　小史有封侯之骨也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顙是帝王之貌
翟方進年十三為小史號遲鈍數為椽吏詈
辱方進自傷詣蔡父相大奇其貌曰小
史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薄姬王者之

妃曹操安人之主許負相 喬元相 惟德受天以形合
相貴賤且殊榮枯斯等虛陳禍福謬託災祥
論性命之期定吉凶之兆衞青起自牧羊蔡
澤終聞躍馬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徵如指
諸掌辨吴綮之貴始自㓜童知陶侃之榮當期老
耋鑄錢鄧通媿文帝之深意賫珠董偃遇館陶之
厚恩
相術五

增詩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嫗貌何妨作輔臣猴形亦有上麒麟伏波着目空如畫不是雲臺劍佩人　又荀卿初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别有精微書不載待君見了季咸來　文天祥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跛鼇龍鍾將相借問華山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頫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倜儻買權奇滿眼駑駘居櫪下張君年少目有神走半江湖多閱人我生瘦悷乏駿骨浪許騰驤防失真連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横翠靄湖上柳黄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詩曰予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鶡皮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

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冀耳宗臣有公孫吕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形相

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懐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揣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着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寳雄傑者

虎犀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

者雖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閶壯老幼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吕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吕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原賛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賛曰蔡澤羇旅唐生決疑

無務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原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楊雄髀立高閣而拉至白首或垂老王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韻惠若神僅至髫齔或不辨菽麥更

保黄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欻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纒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柳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齃蛇行鷙立猳喙鳥咮觔不束體血不

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髪有寒蓮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豈下知其有後黄中明其可貴其閒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王餱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易宏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巧藝部一射

射一

原世本曰逢蒙作射　增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原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節樂之節也容乏也豻獸名獲獘也　增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庚射豹侯　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又曰庭

氏掌射國中之祆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原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增又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𪏭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鬲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

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蓐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增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　原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内令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增又曰夫括淇衛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草盾矣　又曰射者非矢

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又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閑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吕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　說文曰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

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張弓為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為射無弓必中　太玄經曰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原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增山堂肆考曰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於天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黄帝之後有弧父者産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道傳羿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纂其為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列子曰逄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谷原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增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　原列子曰甘蠅

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增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偶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原左傳曰晉將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不尚智謀矜射力必當死于藝也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　增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

公登虎圈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

不知公以其言為儀而穿七札　三輔黄圖曰秦始皇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原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

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增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兵皆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說苑曰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

且何罪　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自除永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　古詩紀注曰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射烏辭帝賜錢百萬令亭壁皆畫焉　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注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荅曰是孫會稽也　魏志

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　原魏書曰
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
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虚發常
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
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
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
百步後濈猶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兎二

十　晉書曰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增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爲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其氣十倍　異苑曰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

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乃一發而殪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北史后妃傳曰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逆於木井北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齊

書曰高隆之于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北史曰宇文顥和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南部新書曰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游虎丘寺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　隋書曰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嗜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稗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

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鼈為梁以渡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南列陣有突將直衝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略尤善

騎射周世宗名禁軍諸校宴射苑中番踦連中的世宗嘉之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槊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　又曰高行周為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戚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横馳突衆皆披靡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又曰周仁美還澶州名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　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强注屋

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為王硬弓　又曰范廷名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名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曰陳堯咨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

燕射記曰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垜前排招箭班服紫衣幞頭义手拱立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絶技也　清波雜志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和殿宫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絶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遼史

曰神冊五年夏有龍見於伊喇山陽水上太祖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又曰興宗獵黄花山獲熊三十六𭪎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　金史曰太祖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　又曰宗雄九歲能射逸兎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　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頁獻東狩獲虎賦　又曰烏延

察喇射淮上柳矢入樹飲羽　元史曰綽哈精騎射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鶩當空令綽哈射之請曰射雄者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隆其雄賊盡驚不戰而去　又曰董俊守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閒稾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又曰張珪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　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

祠水旱禱之輒應上因滁旱彎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　開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敵遂潰　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袒胸受射曰得為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　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較射教場强邀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

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 列朝詩集小傳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肩從日進間從汲雒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 又曰揚州王醇從李父游長安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

射三

原繹志 明節也禮記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

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中禮 **立德** 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盡志 **觀德** 又曰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 又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陳樂 **備儀**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秋鄉射陳樂揖讓 後漢劉昆字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縣宰率吏屬觀之王莽以昆聚徒私行大禮僭上乃繫昆及家屬莽敗乃免

有志 **上功** 尚書若射之有志 習射上功習鄉上齒言功多者居上

祭侯 **獻侯** 周禮射人祭侯則為位注云祭侯獻服不氏服不氏以祭其為位服不氏受獻之位又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儀禮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

設鵠

椄鵠之為儁　周禮司裘供射侯設鵠注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　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云方猶等也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居侯中三分之一也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上个下个皆謂舌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于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也綱所以繫侯侯於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臂之節也綱繩也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

畫獸　射兔　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賓射　大射　周禮賓射之禮　又大射者謂祭祀時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與鄉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五射　六鈞　周禮六藝一曰五射注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左傳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

五物

三正 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賓射張采侯三正而立詳上

設楅 **樹鏃** 儀禮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楅猶幅所以承笴齊矢者長如笴東肆統於賓 詩四鏃既樹言中也

全籌 **乘矢** 禮全籌八十注八十者畧以十耦為正貴全數 四矢

挾矢 **應弦** 四矢既挾 史李廣為將射見敵非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則應弦而倒

決拾 **弛張** 儀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告賓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注云決猶開也以象骨為之著左臂鉤絃開體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禮一張一弛

審固 **引彊** 禮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史周勃材官引強注能引強弓彊官也

射法 **射戲**

周禮以射法治射儀　李廣為人居則畫地為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也

烹狗賭牛　禮射大夫與公士為賓不宿戒其牲烹狗于堂東方注祖陽氣之左方　世說新語王凱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濟與對射賭之凱矜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一割便去

射麋　射烏　左傳射麋麗龜　羿射中九烏

大獲　賢獲　儀禮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獲得也是以中為獲也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呂相生也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勝黨之算也

釋獲　數獲　儀禮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於賓司射北面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反位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有餘算則反委之注釋算也不貫不中也　司馬降釋弓

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有餘純則横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注純猶全也耦陰陽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南北為横

舍算 **視算** 周禮舍讀曰釋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中以盛算舍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 司射視算

善息 **絶倫** 史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容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廢 下見平射論

增三射 **九射** 射義疏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有三射一為大射二為賓射三為鄉射 司馬光九射格曰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寘以八侯熊當中虎居工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

平射　正射　後魏書曰奚康生洛陽人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魏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麄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　漢書匡衡傳曰聖王正射嚴恪臨衆之儀也

分射　留射　後魏書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溢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晉書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時甚蹇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後來奪其處毅告之曰毅輩迍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博射　賭射　顏氏家訓曰世之常射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　北史曰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

翽朋內而楊播居帝曹逕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下射 **戲射** 漢哀帝紀曰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注手搏為下 北史曰拓跋順北魏常山王遵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

射馬 **射猿** 杜甫詩射人先射馬 畫墁錄曰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常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射麋 **射麑** 金史曰宗雄材武蹻捷常走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 遼史曰遼法麑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麑至命奚將克射應弦而踣上大悅

獲兔　中晃

續世說曰唐明皇東封至加會頓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馬持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工因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　後周書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雙鳧遊于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斃虎　中羊

元史曰高興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常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吼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　陳書曰慕容根善射常從行獵有一野羊立于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求射之一發而中

傷蛇　中蛟

異苑曰宋武帝小字曰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

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又曰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水工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恐而驟走未至家暴死于路

正己　平志　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已已正而後發中論曰射以平志

侯道　耦次　周禮司裘注曰所射正謂之侯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　周禮曰射則張耦次注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服猛　養勇　又鄭司農注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也　李呈芬射經曰手強而弓弱是謂手欺弓弓強而手弱是謂弓欺手余所交遊之友有能引滿數十力弓者其所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以

眷勇也

設豐　拂矢　儀禮曰司射適唐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豐形似豆而卑唐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文武官公服引入樂作如元會儀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左執附右執箭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一一供御

釋弸　揚觶　詩曰抑釋弸忌抑鬯弓忌　射義曰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龍旜　貍步　鄉射記曰於竟則虎中龍旜　周大射疏曰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貍善搏者也其發必獲

八彞　六尊　漢書曰陳敬王羨薨子思王鈞立多不法行天子大射禮注高慎諫圖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彞六尊禮數不同奢僭之漸不可聽也

納器　祈爵　儀禮曰鄉射命弟子納射器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入筈　靡弰　射經

曰左手第二指際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前手就後手撥餘入筈　又曰矢在弓右視在箭左箭發則靡其弰厭其肘仰其腕

較獲　決訟

北齊書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每出畋遊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嘗家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下令曰訟有狐疑者令射的能中者勝民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皆善射故也

角勝　殿後

宋史曰沈括至延州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　明紀事本末曰燕師至東昌為盛庸等所敗燕王數危甚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獨以一騎殿後追者不敢近

冠軍　溢

的　唐書田頵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開門闞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　酉陽襍俎曰徐敬業射必溢的

賜金　遺馬　後魏書曰元庫汗為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兎起於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悦賜金以旌其能　宋史曰郭稹字仲微仁宗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兎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落雁　墮鵰　隋書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羣飛雁曰請射行中第三雁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悦服　後魏書曰孝武即位諸蕃并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鵶飛于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誇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命射之鵶應弦而落

洞盾　中鞍　吳志注曰魯肅南從州追騎至肅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五代史陸思鐸以善射知名射中莊宗馬鞍

懸沴　分竹　周書豆盧寧字永安

嘗與梁企定遇於平凉州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渉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語林曰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去御馬百步外帝曰朕以法制咸天下而連年兵不觧今射此竹卜其潦否擐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於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

挿蔗　帖梅

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嘗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天中記曰齊柳惲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工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開堂　闢圃

詞林海錯曰孟郊為溧陽尉開射鴨堂東坡詩亦云已作觀魚檻遂開射鴨堂　大政記洪武二十五年令國子監闢射圃賜諸生弓矢

雙鞬　兩軥

晉書載記曰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刃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左傳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

望雲　看月

海錄碎事射詩云百步望雲立九規看月張叙神堯皇帝之射也

摶矢　折弓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起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摶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　宋史曰賓舜卿字希元仕宋神宗為青淄路都監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人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力定　手熟

續説郭威將軍繼光云對敵射箭惟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人莫能避矣　金坡遺事曰陳堯咨善射亦以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不去見其發弓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

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陳笑而遺之

有禮無欲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射諸射之斃一人又及又斃二人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符子曰夏王使羿射於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原**威天下為諸侯**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禮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射宫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度比于樂中多者得與祭而君有慶少者不與祭而君有讓慶者益地讓者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不出正　不主皮　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引猿臂　控烏號　增射瀆水　射的山　明王稱登雨航記曰出金閶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瀆水相傳始皇射於此　事見上文水經注

穿戟支　中餅賞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觧鬬耳乃令植戟于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觧兵不中留決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吴越史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於吴吴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金餅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餅之賓武肅王使崔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願假王威德請

燕中嘴實以勝王遂投以親箭二一發中餅之實再發中餅之嘴蕃使懃服

殪三鹿 貫雙鵰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 隋書長孫晟傳云周宣帝時突厥請婚遣晟副汝南公送公主有二鵰飛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遇鵰相攫一發雙貫焉

挽彊手 射生手 金史曰李成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宣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討使 唐書曰李寶臣善騎射嘗覘敵射六人盡殪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

連尹射 盤馬射 春秋正義曰屈蕩為連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應屬也 玉海曰宋熙寧間臧景言馬射六事一曰順鬃直射二曰背射三曰鐙馬射四曰射親五曰對戰六曰輪弄

隱墻射 刻木射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吴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五色線云後漢時苗當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辭不見納醉後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畏神箭　引勁弓　外史檮杌曰蜀王建次子元膺善射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指大畏此神箭否　玉海曰宋至道元年令衛士數百射於崇政殿庭先是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乃大駭

殪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從憲出獵于鹽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遼史曰耶律威喇趫捷有力善騎射車駕獵頡山適豪豬伏叢莽帝射中豬突出御者圖們捨轡而避威喇復射斃之帝嘉賞

射黃羊　鶻蒼虎　金史曰完顏思敬體貌雄偉年十一從太祖獵詔射黃羊獲之　歷代名畫記曰唐貞觀間鄠杜有蒼虎為患

天皇引驍雄千騎取之號王元鳳太宗之弟也彎弓三十鈞一矢斃之名閤立本寫貌以旌雄勇

袒朱襦　擲畫毬儀禮曰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五代史曰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中牙籤　穿鐵簾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又幸闕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玉海曰宋淳熙二年後苑觀射上曰近來諸軍射藝頗精每射託上親視所中箭多寡并射入鐵簾淺深賚賜有差

貫松牌　射柳枝元史曰張庭瑞字天表仕元世祖為諸蠻夷部宣慰使時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簳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　玉海曰宋嘉祐間上設燕瓊林苑觀衛士射柳枝

曲

臺禮 射宮詩 又曰漢大射曲臺博士行大射禮 又曰宋延平四年帝幸後苑賞花習射與近臣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五言六韻詩

大射圖 神射式 又曰宋淳化五年中書門下獻大射圖自周官射禮及開元開寶禮斟酌損益草定其儀大約如朝謁元會之禮 又曰宋朝神射式一卷王德用分拽弓遣箭去病射親四類又劉懷德以所聞德用射法之要分為十篇為射法一卷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馬埒射場周廻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 大政記曰洪武二十年閱武午門外仍令將軍衛士日習射於門內丹墀

引大黃 休深韄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萬歷間倭犯朝鮮劉黃裳贊畫宋司馬軍事擊倭平壤城追奔貫陣引大黃射金甲酋遁釜山島而還 穆天子傳曰仲冬丁酉天

手射獸休於深篧

洞犁耳　中帶鉤　前秦錄曰苻琳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埶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　王充論衡曰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

貫童髻　中刀環　宋史曰楊守珍學兵家方畧善射家童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　晉書載記慕容翰奔還本國有勁騎百餘追之翰遂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返面吾之弧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捨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返不中可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鐶追騎乃散

中鷺目　中鵝毛　唐書石雄徐州人初封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美　天寶遺事曰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洞門闔　貫甲楯　酉陽雜俎曰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

常箭一膺射洞門闔　遼史曰遼阿古軫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輒洞貫　原五采張侯　一矢復命　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此五正之侯也五正者朱中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其三正者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　左傳楚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一矢復命　君臣合射　父子為鵠　禮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言各思念己之鵠而射之中則得父子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禮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虎中鹿中　白羽　朱羽　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中于郊閭中于境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白羽與朱羽糅於郊謂主皮也　飾以禮樂　獲以翿旌　王制曰在郊閭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

旌以獲注閭中獸角也似牛一角　順羽而興　舍拔則獲儀禮執矢之禮詩

矯矢猿啼　引弓雁落由基庚黿　以燕以射　如柜如附詩射之手也　獲者倚旌　獲者執旌儀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注為當負侯也司馬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命射者見侯於旌深有志於中也　將觀盛德

必慎令儀　燕以序賓　射而選士　合射以禮

序賓以賢　決拾既佽　弓矢斯調　大侯既抗　射夫斯同　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虛發　增道假乎射　戲惟得財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於楚善以道

假手射爲　王昶戲論曰諸戲中唯有財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財而已其餘不得爲也

端身如幹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

垂弧之禮　探籌之法　賈誼新書曰垂弧之禮東方以梧南方以柳中央以桑西方以棘北方以棗　九射格曰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

魯鼓薛鼓　常矢庫矢　周禮射節疏曰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　又司弓矢曰常矢庫矢用諸散射

猛虎方騰　封兕欲鬬　射經曰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頷前臨爲封兕欲鬬

懷中吐月　弦上懸衡　又曰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懸衡

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踞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羽析九重 周官注曰九節折羽九重設于長杠

殿布七埒 玉海曰淳化大射禮酒三行有司奏賜王公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射於殿上布七埒於殿下自公卿大夫各有著位

笞不虛彀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獵還羣豕帝使射之笞不虛彀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南史曰胡藩字道序參太尉劉裕軍事從軍關中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迭射 唐書田弘正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 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于和尚原選勁弩

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遂却

近郊許射　横山獨射

唐書賈耽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　又薛仁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温沙多門戰横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宋史曰張凝少有武勇倜儻自任太宗時領繡州刺史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　明紀事本末曰薛嵩齎詔至燕軍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馳射其中使嵩觀之

與客同射　讓客再射

唐書曰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

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選登第仕徽宗時為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

不能那曰非也以禮讓容耳整弓復中之觀者嘉歎

射賊中目　射獸中鼻

唐書曰張巡欲射尹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去　北齊書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又加常等

從獵獲狐　搆火待鹿

北史曰山強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後魏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除內行長　又曰尒朱兆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莊帝時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令食遂搆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

仰

射山阜　回射浮圖

金史曰太祖賞宴赫舍哩部南望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

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唐書曰南霽雲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雀屏中目　**雁臆貫錢**　又曰高祖皇后竇氏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晝二孔雀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事文類聚曰晋朱漢賓少時善射嘗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號為朱落雁

番象躁陣　**柴卒墜樓**　隋書劉方傳隋劉方經畧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乘巨象四面而立方以弩射象象中創却躁其陣因攻破之　宋史曰馬仁瑀善射挽弓二百斤仕周世宗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柴柴中建飛樓高文餘世宗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嫚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倒

貫

劒賞能　玉帶旌勇又曰曲珍字君玉好馳馬試劒秦鳳都鈐轄劉温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劒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　又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也錢俶遣入貢於宋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觧之昱應弦而中宋太祖賜以玉帶

金錢作的　金卮置侯又曰濟南侯惟吉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媪養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　北史曰宇文貴仕西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出戲馬臺　御儀鸞殿通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戲馬臺射　會要曰貞觀十一年引五品以上官射於儀鸞殿

賞花禁苑　賦詩華林玉海曰宋開寶六年四月上名

皇弟開封尹鄭度石守信等賞花習射於苑中　晉
書曰應貞字吉甫武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習射金鳳　閱射玉津　玉海曰宋建隆四年幸金鳳園
習射　又曰宋太平興國間上
每幸玉津
園閱射

賜金精盤　酌琉璃鍾　隋書曰上賜王公
以下射楊素箭為
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玉
海曰宋淳熙間引輔臣使相至後苑觀步軍司弓弩手
射宴羣臣於淩虛閣下上喜飲醑
命以琉璃鍾酌酒相徧及羣臣

十矢貫仗　一箭
窒水　宋史曰趙振還慶州沿邊都廵檢使時金湯李欽
等尤悍難制振為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
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大驚慴不復
敢犯　又曰劉錡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善射
嘗從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
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中口入腹　射

手貫版 陳書曰緒玠剛毅有膽畧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于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斃 金史曰郭哈瑪爾與鞏册元帥田瑞攻取會州哈瑪爾率騎兵五百皆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于懸風版者哈瑪爾射之與版俱貫凡射死者數百人夏人震恐遂乃出降

立表百步 豎箭百步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冠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冠相顧懼引去 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豎汝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授盗乃豎箭一發中之盗曰相試耳濱而遣之

乘六閑馬 著五色衣 唐書兵志正觀中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為游幸翊衛

米信勇悍 宗雄輕健 宋史曰米信少勇悍以善射聞平揚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

将廹來輿射之一發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鹿達蘭亦從後射之已發矢達蘭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兎中之其輕健如此

落鵰都督　射鵰都將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後魏書曰元幹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從有雙鴟飛于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鴟軍中號為射鵰都將

君謨齧鏑　李遠沒鏃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昝君謨善射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鏃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鏑法　周書李遠嘗校獵於沙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

親有此事公令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笴鏑連墜宋史曰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笴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銳首忽穿天中記曰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巵望牙旗銳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巵為壽否則以此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豎襄射鴳

熙古射鷄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宋史曰劉熙古善騎射有鷄集戟門槐樹孫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

一發貫鵰於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

文固射雉　海陵射烏　西京雜記曰茂陵文固陽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節障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雜寶錯厠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歡娛　金史曰海陵射烏翰林應奉楊伯仁獻獲烏詩以諷

崔彭射鴿　裴旻射彪　隋書崔彭仕隋文帝加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　山堂肆考曰唐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趣見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蔣山射獸　天池射魚　隋書曰韓洪平陳之後授行軍總管晉王大獵于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

倒陳氏諸將莫不歎服焉　唐鄭常洽聞記曰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池放之後於桑乾原獲穿魚猶為不信及以金縷拖羊箭射著此魚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乃信焉

叢甓負土　飛雉集庭　玉海曰孫抃云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　漢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雊

一發輒中　再發皆中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　又五代史曰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業已許矣母兄誅共殺穎陰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

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三發連中

玉海曰唐肅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中的觀者以為神

四發三中

宋史曰向寶善騎射仕宋為嘉州團練使嘗至太原恐適射咢再中的投寶矢解之四發三中適曰令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

四發四中

七發七中

又曰李繼勳太祖時鎮河陽詔署李處耘以右職繼勳初不為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

玉海曰宋太祖名符彥卿等習射帝七發皆中的彥卿等進馬稱賀

十發十中

百發百中

後漢書曰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北齊書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為推重

乘馬射鹿

旋馬射虎 遼史曰達里台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醢解醒問能取者達里台曰臣能取之乘內廄馬逐鹿得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也 元史曰博特音為信陽府達嚕噶齊地多虎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虎出走博特音以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博特音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馳馬射帖 走馬射飛 梁書曰蕭琮字溫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又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北史曰琅邪郡公賀拔勝尤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曲臺習肄 辟雍舉行 巾車三乏 司裘五正 設豐設幅 執弣執簫 貍步是分 虎侯是辨 唐弓九合 夏箭三成 雪鶴

銜箭　星麟集絃　原控弦而獸伏　屬羽而鳥下

增錫宴金明池　張樂水心殿玉海曰宋雍熙三年四月幸金明池觀水戲因習射上中的五賜從官飲　又曰宋雍熙間上幸新騏驥院迴幸近臣宴後苑上臨池釣魚遂御水心殿張樂習射飲從官酒

卬山射猛獸　錢塘射怒潮晉書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有才藝常從帝校獵北卬山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令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史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　宋吳僧賛寧傳載畧曰武肅王欲于錢塘築堤苦為怒濤所擊王憤發于疊雪樓架三千弓弩射之潮頭為之歛去

三發中三人　四發殪四豕元史曰穆呼哩猿臂善射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寇自林中突出矢下如雨穆呼哩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寇

遂引去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内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七矢平獠洞　三箭定天山　唐書馮盎傳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時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發七矢斃七人　又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附枝觀體定　杯水觀心平　原貫蝨心於三年　穿楊葉於百步　增弧矢肇於黄帝　射侯見於虞書　正觀武德

之儀 開元安福之制 始睽畫而取象 終井儀以奠名 原算獲者負侯而俟 釋獲者執餘而俟獲而未釋其算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告卒射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興共而俟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取笑 增祈爵而發彼有的 得祭而莅乎鬬地 原三年之妙雖貫蝨心 五善之容何乖貍首 考繹志之文不專貫革 稽和容之善寧有主皮 行其燕禮以明君臣之義 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 發必循

聲既合采蘋之節　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　增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彛訓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的暈重圓張三侯而興武　堋雲互絲齊六耦以獻功擅百發之能隼必獲於墉上　䝉五善之妙雀無全乎彀中　赤羽連飛極破竹懸𦬊之巧　雕弧虛引有吟猿落雁之奇

射四

增射鹿林中　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于雀梁

射鳥獵獸又曰天子四日休於澤於是射鳥獵獸

出質唱善劉向說苑曰齊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

江渚射兕又曰楚共王獵江渚之野埜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

積射士海錄碎事漢書云發積射士注積與迹同言尋迹而射之也

佩韘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牽弓滿鏑搜神後記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少時喜入山射獵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鏃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拔箭墮地王匪記曰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雛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

棄弓楛不復射

中青綃 揮麈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唐景龍中為宣城令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宫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輙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

兩手彍空 天中記曰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垛歐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高番覆下應西復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倂彍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長弓短箭 又曰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

然逢着賊騎猪向南遯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俱三十步

又曰唐殿中内供奉盧廙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廙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廙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廙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

怒馬得鶻

宋文鑑方山子傳方山子使酒好劍嘗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鶻起于前使騎逐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出郊較射

列朝詩集本傳常倫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俠少年較射問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

輕弓駿馬

又方山子鄭作往來梁宋間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兎則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

射獵熊山

又明嘉靖間光州劉繪好擊劍蹩鞠挽六鈞弓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晚年尤

酷好
㩗蒲

射五

增詩周大射貍首詩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𧶽參既説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食爾

曾孫侯氏百福　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晉應貞華林園宴射詩曰於時肄射弓矢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斯飲　原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筈橫

弓先望堋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猨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危欣得明　增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觀射通元闕兵欄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羿后神幽賛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進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韋應物始建射侯詩曰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賔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装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

鄒曾學亦陪鴛鷺翔一朝傾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身向暮雲　耿湋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算柳營寒明日閑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衛尚書射破的詩曰盛宴傾黄菊殊松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旆拂晴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綠弦低

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鼔聱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静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没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緑茁宴亭爽塏堋雲列呼賔習射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挃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老羿栈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鏑

入鵠心畫鼓連轟晝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

劈箭筈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荀微撇分明角勝

各記軍將終或為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

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

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東

如林傍觀笑不禁蠻平無事久卒惰可憂深各自分牛

臠何曾貫蝨心神侯青澗獵能費幾黄金　明王直射

柳詩曰楊柳綠含滋凋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

青絲輦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榲鼓急捷報萬人知

增歌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謐金科照時

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軑

儼天行巾車鞶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覩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横欣看禮樂盛喜遇黄河清

增行元納延達魯將軍射虎行曰信陽郭外山嵯峨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軍聞之毛髮竪拔劍揞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嘷目光睒睒斑尾摇擄

鞍一叱雙皆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硝㻗弓鐵絲箭滿
月弦開正當面鵰翎射没錦毛摧厓石崩騰腥血濺萬
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
公眉壽三千年
增曲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
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簳
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氷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
金盤死

增詞漢虎賁郎射烏詞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增篇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黄浦口三軍進酒齊為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舶停沙大桅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為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挿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

誰語

原賦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遥於郊埜聊娱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䴏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龍於衡首咸皆腰褭與飛兔爾乃結䎉仵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擔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礫流景倐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騂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

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監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騂壯既佶且閑楊驪沛艾蝬畧相連

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于時元鳥司歷蒼龍馭行羔獻冰開桐華浒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豳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黄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

漲天絲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廻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滑雉草消口澆泉堋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埒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鼔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杯浮雲畫罍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悵從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增唐陸贄聖人射落飛雁賦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遥天之晴碧

雖逢蒙之絶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覿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怍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為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絶伎於廖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摶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郇楚莊之戲猿笑晋平之失鷃固

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綬漢武帝射蛟賦曰有漢武徹惟時廵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艫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澗謂佽飛之劍莫前滅明之壁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廻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爾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冶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

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欻颷颸其雷霆則頸彈而胸洞贊㕓者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蚴蟉上浮泓澄踣躓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㕓躍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

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䑸豹弭鷁高工奮棹歌起戚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縕青兕隘秦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為大臣以反德為害亦將制於彀中靖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兔賦曰若乃整鈎陳嚴羽衛星旄燭野雲旗拂曀周長楊而為阹屬甘泉以為綴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兔而飈逝性㲉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

聖射乃觀神藝鎏鑣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霜毫而俱斃既絶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皆岐陽之美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　又曰飄勇氣於蒼旻抗發威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疾疊穿兮彼兎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羸之絶藝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之弓悵望朧雲徘徊朔風以為隼必獲於墉上雀無全

於彀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膊捍韋韝既垂橐以弦弧亦啟箙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菔宜易易而獲禽𩙪兢兢而失鵠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蝨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之而送以無心為心若夢不夢斯嗚而發遽睹然而通洞

何據射楊葉百中賦曰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

制伎之鋭既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啟蹲甲徹而激勢於是眄牂牂之葉引觪觪之弓撥長弰而累氣慮輕葉之揺風心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元同標的外凖精和内融杯水凝而色粲粲金鏑擬而光雄雄鳴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奥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絶枝實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貫星繁弱御月雁逆落於雲霄猿洞叫於巖樾而已哉

貫蝨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

發兹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而有程克中之時謑詬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

偏　楊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為弓也挾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穎脱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蝱飛有聲觀夫蹲蛟函彀象弭量步逺邇迴眸徙倚指鏘鏘之鍊取中於兹狀纍纍之珠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為先出一札而鋒鋋自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

漢將之石彌堅且犍橐既啟矣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
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翮之摧頹猶
鶩飲羽類縫裳之襞積尚謂紉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
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
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貍首為節望正鵠以
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張
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
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

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為已任其射寧疎志氣中秋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為父子射為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侯心超超兮有戚强怳怳兮無時非不慎乎規矩逮恐失於毫氂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用修歲貢使技濟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兹而在兹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

於是誠心内緼壯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彛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全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内必取料鵠乃彀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驍若徹札其再中也櫜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隹落虛引而猿泣者也　元稹觀兵部馬

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楷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為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為是馬逸騤騤士勇伾伾養鋭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巧怱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驤足之展矣飜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

決裂鳬凱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為我後皆曰措柸於肘十得其九叅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陵飈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觶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纆之末總豈比夫浮雲迥度開月影而彎環如雨橫

飛梜星精而摇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鵷
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具
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儁為雄惟能
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
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
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　王
起轅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吕公凛千載之英風立轅門
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

為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禍弩而莫解亦兵纏而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憾革心必貫乎中俊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皆晉楚衷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劍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既從容而諭吉亦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令欲轉禍為福反凶致吉若噬同失鵠我藝自忝其疊雙儻妙等

黽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櫂示英威決拾既佽分銖不違洸洸赳赳如翰如飛莫不訏其容彀釋此重圍彼戟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眈眈之英眄彎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顔於一箭蹲甲非敵措杯不倫令在坐隅徒欲賈勇而嘗禍儻居戰陣誰當左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

宋宋祁後苑燕射賦曰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着授衣之令日紀

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貍設步䠊
崇旌以虹拖畫廣堋而雲布并夾并儲決拾相旅我物
孔陽我儀用光剡矢薦於夏箙彫弓出於扶桑采五施
而列暈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
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飲
而猶動駭跋烏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冢皇衿兊說協氣
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霞蕃后盬
石宗英美發的之布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為義是謂

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繹志支左屈右之
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
射墉觀如牆而揚觶中則得為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
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為弓矯
百度為矢總黎獻以植的罄綿區而徐位參天地之控
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撫則蠻夷斷臂
豈徒鵠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增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堋新成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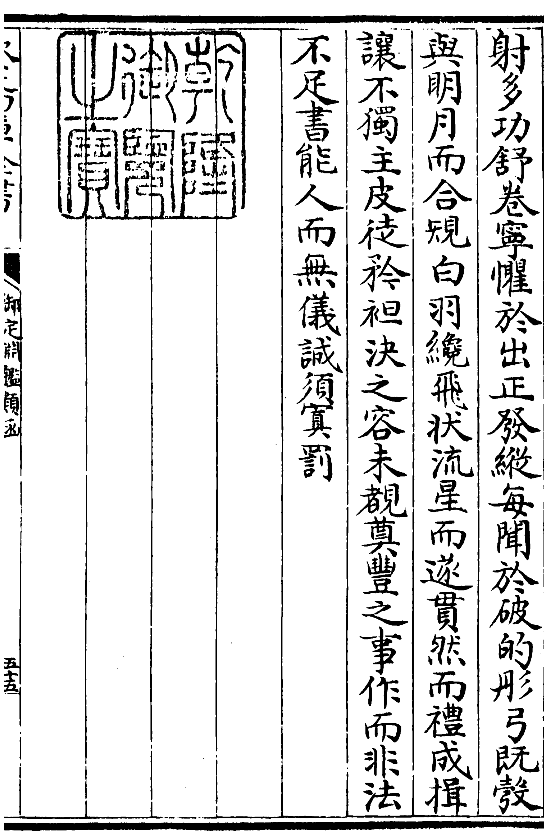
侯既設槷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拳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屬羽連飛弧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

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怨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

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增判唐姜公復兵部試射判曰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擯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强飲强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訢之又益恥也　劉肱澤宮

置楅判曰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達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乖曾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拾既佽於琱弓并夾則陳於楊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稱豹熊盖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執禮為詞缺而不供終當毀櫝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嚴廸張侯下綱判曰景遵貍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賔則有藝執



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彀
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
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非法
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寘罰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